

穆丹枫

作品

贰

半缘何仙
半缘君

不走近则不在乎，不在乎则不必牵绊，
不牵绊就不会受伤，人受伤就不是爱情。

半
緣
半
仙
君



穆丹枫
◎著

半缘仙 半缘君

第一部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第十七章 幻境一大梦

静室内。

宁雪陌在打坐练功，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修炼，她体内的念力更上一层楼。拥有念力到达一定的级别就可以在练功时内视，当念力到达人级四阶的时候，就可以在意念中看到自己丹田中的灵根。

因为宁雪陌的丹田像个无底洞，有吸食念力的奇葩功能，所以她经过艰难实验，将念力储存在其他穴位里。

现在，她在打坐的时候，终于通过内视法看到了自己修炼出来的灵根，一片白茫茫中，有两小截灵根若隐若现，一红一绿。红的仅有指甲盖大小，颜色也浅浅淡淡的，如同一小簇随时会熄灭的火苗。而绿色的就稍大一些，有一根小指那么粗、那么高，碧绿碧绿的，看着煞是喜人。

自己居然是木火双灵根！

宁雪陌心中一喜，她对这个世界念力的知识已经懂得很多，知道能同时拥有木火双灵根的人少之又少。

这种人念力修炼到一定级别，炼药甚至不用炼丹炉，直接用手就可以！

这个大陆大夫本来就少，而能拥有木火双灵根的医者更是极为罕见，是各大门派、各大势力、各大国家争抢的目标。

哈哈，她果然不是标准的废材！她只是丹田生得有些怪而已！

话说，自己的丹田中到底有什么？怎么会具备吞噬念力功能的？

宁雪陌心中涌起一抹好奇，试探着用内视法去观察那里。

不出意外，她又看到黑乎乎一片，那个地方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，让人看不清。

她催动念力试探着向前稍稍挪了挪，蓦然丹田一震，她催动的那一小波念力被黑

洞一下吸了进去！

宁雪陌猝不及防，眼前一黑，神识一暗，整个人像是被吸进了一片暗天无日的浓雾里，再也辨不清东西南北。

一阵天旋地转中，她在那黑雾中越陷越深，看不到任何出路。

在意念中无法感知时间的流失，宁雪陌也不知道在那黑渊中沉了多久，眼前的黑雾却渐渐稀薄起来。她的神识终于能渐渐看清一点儿东西。

不，不是东西，应该是一个人，一个小小的、像尚未真正成形的胎儿般大小的人，躺在一片更浓的黑雾中，微微摇晃。

宁雪陌在看见那小胎儿的时候直接无语了。

在自己的丹田中发现一个小胎儿，还有比这更惊悚的吗？

自己不会是未婚先孕吧？

宁雪陌默默打了个寒战。

孕育孩子不都是在子宫里吗？

她第一次见到在丹田中的！简直就是奇葩得不能再奇葩。

既然看到了，那就好好看看吧，看看这个胎儿到底是咋回事。

神识本就是想到就会做到，她刚刚这么一想，就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那胎儿面前。

这胎儿像是三个多月的人类胎儿，比乳鼠还要小不少，小小的一团，在它的四周有一团浅黑色的保护膜，而这保护膜又在墨黑的黑雾中。

宁雪陌下意识伸出手去，去触摸那个胎儿。

却忽然缩回了手！

好烫！

这温度得有六七十度了！胎儿在母体里的温度有这么高？

她正有些愣神，忽见那胎儿脸上类似口的部位，缓缓裂开了一个小口，像是在笑！

宁雪陌打了个寒噤，正要向后退，忽觉身上一麻，脚下一个踉跄，身子反而向着那个胎儿就扑了过去！

她感觉自己的手掌按在了那个胎儿身上，正按在那胎儿裂开的嘴上！

然后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完全没入那小嘴里，接着是小臂。

那小嘴里火烫，像是要把她的神识融化了似的。

宁雪陌大吃一惊，极力想要挣脱却挣脱不开，一急之下，她的身子忽然亮了一亮！

那吞人的小嘴猛然颤抖一下，忙不迭将她的手臂吐了出来。

宁雪陌趁机后退，感觉心几乎要跳出来。

这是什么怪物哇？

那小怪物应该是眼睛的部位缓缓裂开两道细缝。

宁雪陌手指握紧，她能感觉到那一双细缝中有锐利寒冷的目光向她扫了过来，似乎在将她不住打量。

“你……你竟然是……”宁雪陌的神识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冰冷的声音。听不出男女，却能感觉到声音主人那种强大暴戾。

“你是谁？”宁雪陌脱口问了一句。

“我？呵呵，你早晚会知道的……”那声音笑了，带着抹阴森鬼气，“现在，你出去吧！”

随着那声音最后一句，宁雪陌眼前忽然一黑，整个神识飘飘荡荡又飞出了那黑暗深渊。

乒乒乓乓！

一阵金铁交鸣的声响惊醒了宁雪陌的神志。

她大汗淋漓地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自己依旧在练功的静室之内。

外面的打斗声让人无法忽视。

“我并无恶意，只想见一见宁姑娘。”一人声音钻进宁雪陌耳朵。

“她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”另外一个声音冷冷响起，正是那汐绝的。

宁雪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叹了口气：“汐绝，让他进来吧。我认得他。”

打斗声终于停止，片刻，一位黑衣人推门而进，向着宁雪陌一拱手：“宁姑娘。”

汐绝几乎和他同时进来，不动声色挡在宁雪陌前面，冷冷对那人开口：“她现在是靖远侯，你可称呼她为侯爷！”

那人顿了顿，果然又向宁雪陌施礼：“宁侯。”

宁雪陌道：“一号侍卫不必多礼，来找我何事？”

黑衣人正是六王爷季云昊身边的一号侍卫，他也是个干脆的：“在下冒昧前来，想向宁侯爷打听一个人。”

宁雪陌不动声色：“谁？”

“那人宁侯爷见过的，二号侍卫，他在侯爷进山时奉王爷之命保护侯爷，现在宁侯爷回来了，却一直不见他回来。在下已经寻找了他数日，丝毫不见行踪。不知侯爷可知他现在何处？”

宁雪陌微微垂了眸子，倒也不想瞒他：“他死了，被金睛鹰抓上了第九峰。”

一号侍卫脸色微变，他其实早就怀疑二号侍卫已经遭遇了不幸，却还是抱了一丝侥幸，现在从宁雪陌口中得到了证实，他眸色一黯。

“金睛鹰？金睛鹰怎么会抓他？你们去第九峰了？”

“这你就不必问了。”宁雪陌语调有些黯然，“他死了，千真万确！我没能救了他……”

一号侍卫身子微微一晃，随即又像标枪似的挺直，向宁雪陌拱了拱手：“多谢宁侯爷告知。此事……在下还会再查。也希望宁侯爷不要向六王爷透露在下曾经来打扰您的事情……”转身就欲离开。

原来他是瞒着季云昊来的，看来他和二号侍卫的关系不错。

“你是二号侍卫的朋友？”宁雪陌询问。

“他是我的兄弟！”一号侍卫回答。他的目光忽然落在站在旁边的汐绝身上：“能否请侯爷告知，他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和你无关！”汐绝冷冷回答。

一号侍卫眸色一暗，又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其实长得真像我那个兄弟。只是……他没你这么小……”

汐绝声音更冷：“天地间容貌相似者不在少数。我说了，我和你的那个什么兄弟无关！”

“有没有关，我自会查证。”一号侍卫撂下这么一句话，转身飞纵而去。

宁雪陌每次练功都会出一身臭汗，所以练功完毕必须要洗澡。

“汐绝，你可以下去歇着了。”宁雪陌起身向外走。

“你当初救我是因为我长得像什么二号侍卫？”汐绝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微微有些发凉。

“有这一部分原因吧。”宁雪陌回答，她当日尽力救他确实是因为他这张脸。

“我不是他！”汐绝顿了片刻，声音更冷。

“我知道哇，所以就刷你这张脸嘛。”宁雪陌半认真半开玩笑，“你得庆幸你长了这么一张脸，救了你一条小命。”

此时宁雪陌已经走到了门口。

“你很喜欢他？”汐绝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

“喜欢哪。他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兄弟，生死之交的那种。”宁雪陌伸了个懒腰。

“你拿我当他的替身？”汐绝声音更不好了。

宁雪陌终于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想多了。无所谓替身不替身。你是你，他是他。你代替不了他。”

这个世界本来就谁也替代不了谁。

但听在汐绝耳朵里，宁雪陌这一句话似乎又是另外一层意思，他手指在身侧缓缓握紧：“你是说，我不如他？”

这别扭孩子今天钻的什么牛角尖？

宁雪陌懒得再和他辩解，挥了挥手：“汐绝，你大概太累，想得太多了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我还得沐浴，明天还要赴什么见鬼的游园会……你还得陪在我身边，总得精神点才能给我长面子。”

“你让别人陪吧！最好是那个什么二号！”汐绝丢下这么一句，转身飞纵而去，眨眼不见了影子。

宁雪陌：“……”

他吃错药了吧？还是因为处于青春叛逆期？果然还是个毛孩子。

宁雪陌觉得乐轩帝一定是神经病！

他因为承诺总算不给她乱赐婚了，却开始频繁为她牵红线。封了她这个侯爷之职，虽没让她上朝议事，却常常下旨让她参加一些官家子弟的活动。

譬如蹴鞠大会，赛马大会，比武大会……

宁雪陌毕竟是穿越来的，对古代的活动还是蛮好奇的，所以她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几次。

于是她认识了许多官宦子弟。

这些官宦子弟相貌英俊的，文秀的，彪悍的，孔武有力的……什么风格的都有，在她面前雄孔雀似的开着屏。只不过这些人每次看到她出现，神情都有些微妙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洪水猛兽，都躲着她走。

在蹴鞠、赛马的时候，个个缩手缩脚，没有年轻人的热血活力，仿佛不求胜，只求不显眼，恨不得都当隐形人。宁雪陌如果多看谁几眼，那个被看的就一脸惨白，仿佛要翘辫子似的，唯恐被宁雪陌这个扫把星瞧中。

宁雪陌参加了一次，就明白老皇帝这是要干什么了。

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，又不想放走她这个人才，所以逼着这些大臣之子在她跟前晃悠。她相中了谁，谁就会被老皇帝逼婚。

明了乐轩帝的想法，宁雪陌只觉得好笑。

她恶作剧的因子上来，再参加这类活动，谁最怕她她就越看谁，直到把对方看得像弱鸡崽子似的抖个不停，她才意犹未尽地收回目光。

人生无聊，能找到这么个乐趣也不错。

每次参加完活动，乐轩帝总会将她召到跟前，慈爱地旁敲侧击，想看看她对哪

个年轻公子有好感。而宁雪陌总是莫测高深地一笑，不表露自己的情绪，也不说谁不错。

被乐轩帝问得紧了，她就会轻轻叹一口气：“这些子弟都不错，可惜都不如太子爷……”

一句话让乐轩帝彻底无语，不敢接她话茬，只能再慈祥地笑上一笑，放她回府。

这样的活动宁雪陌参加了四五次，乐轩帝总算明白没什么用处，这小丫头似乎喜欢长相俊俏的。

于是他又想起搞一个文会——游园会。明令所有七品以上官员家未婚子弟参加，已婚者也可以参加。

一群年轻男子中只有宁雪陌一个葱花也不像话，于是官宦小姐也被命令参加，乐轩帝也会到场助兴。

宁雪陌琢磨着，这哪里是什么游园会，分明是相亲大会嘛！

宁雪陌每天除了练功炼药就是逛街，颇有些无聊，能参加这样的宴会看看热闹也不错。所以她倒是不推拒，接到老皇帝的圣旨，她总是欣然前往。

夕阳西下，宁雪陌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坐了专门为清远侯配备的八抬大轿出门。

临出门，她向府内看了一眼，一贯跟在她身边的汐绝直到现在也没出现，不会被她直接气跑了吧？

她因为一天没看到他，询问了老钟，老钟告诉她，汐绝从昨晚就出府去了，一直没回来。

汐绝的行踪一直有些神秘，就算留在府中，也常常踪迹不见，但宁雪陌一旦出门或者遇到什么危险，他必然像个门神一样出现。

今天这样是破天荒第一次。

难道真的离开了？

宁雪陌摇摇头，上了轿。

她当初确实给汐绝说过，他随时可以离开，她不会限制他的任何自由。可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跑路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果然还是个孩子呀。

小麒麟倒是和她时刻不分，此刻就趴在她身边，一颗心早被宴会上可能出现的美食勾了去，此刻正喋喋不休地和宁雪陌说它想吃什么。

轿子很快到了沁芳园，也就是皇帝举办游园会的地方。

沁芳园也是皇家园林，独立于皇宫之外，是皇家举办文雅诗会之类活动的地方。

宁雪陌到的时候，园门口已经停了一溜马车官轿，华丽者、朴素者兼而有之。

宁雪陌下了轿，自有门口的招待太监总管将她迎接进去。

不愧是皇家园林，里面的一草一木、一亭一阁布置得独具匠心、优雅大气。

宁雪陌来得算比较晚的，沿途碰到好多王孙公子、官家小姐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

她这一个月的那些聚会没白聚，认识了一些熟面孔。

碰到认识的，她就含笑点点头，礼数颇为周全。只不过对方看到她就颇为谨慎，在离她十多步之处站定，赔笑和她打招呼，一副随时都会拔腿就跑的模样。

宁雪陌对他们这种模样已经瞧习惯了，也不在意，悠悠闲闲，自由自在向里逛。

既然是园林，自然是花花草草众多，各色花草或旁逸斜出，或在花圃中摇曳生姿。

宁雪陌一边走，一边欣赏两边的景致，逛园子的兴致颇浓厚。

因为是秋季，园中开放的以菊花最多，黄的，红的，白的，紫的，还有绿的……东一片，西一簇，争奇斗艳，摇曳生香。

她正沿途观赏，忽然从小路上猛然冲出一个人，险些撞到她的身上！

宁雪陌利索地一退，那人踉跄着站定，对着她躬身一礼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小生莽撞了。”

那是一位少年，十六七岁年纪，长得斯文俊秀，飘逸雅致。身上一件质地极好的天青色的襦衫，显然也是一位贵公子。和宁雪陌倒是第一次见面。

宁雪陌摇摇头：“无妨。”转身就欲走开。

“多谢小姐大度，小生莽撞，不知小姐是哪家闺秀，可否赏脸同游？”那少年一双清水般的眸子凝注在宁雪陌身上，有一丝惊艳在里面。

咦，倒是难得碰到一个不怕她的。

宁雪陌颇为兴味地瞧了瞧他，反问：“公子是谁？”

“家父南太师，小生尚未入仕……”那少年微笑。

“大理寺卿南流风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家兄。原来小姐也听说过家兄之名。小生名为南流韶，字雅言，小姐可唤小生的字。”

宁雪陌点了点头：“好名字。”向前走去。

南流韶原地愣了一愣，一横心又跟上去：“还未请教小姐芳名？”

南流风那样严谨的官儿居然有这么一个风流年少的弟弟。

宁雪陌正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吓他一跳，不远处一个声音忽然响了起来：“雅言，这位小姐可是如今的风云人物，万岁爷新册封的女靖远侯，宁雪陌宁小姐。”那声音清脆的，是个少女。

南流韶一愣，情不自禁后退一步。

宁雪陌转头向声音传出的方向望过去。

那里有一个凉亭，凉亭中站着三男四女，穿着打扮都挺贵气。

说话的是一位容长脸的少女，曾经和宁雪陌有过一面之缘，貌似是位侯爷郡主。至于她身边的那几位，有的有些眼熟，有的干脆不认识。

此刻七双眼睛都向这边看来，明显是想要看好戏。

南流韶俊脸微微有些红，后退两步，向宁雪陌仓皇行了一礼：“原来是宁侯，小生刚才冒昧失礼了。”

他仓皇逃了，三脚两步跑上那个亭子：“黄兄，孟兄……”挨个儿和那些人打招呼。

刚才说话的那位容长脸的郡主扑哧一笑：“雅言，我还以为你会陪在那位宁侯身边。”

南流韶有些尴尬：“青灵郡主说笑了，宁侯身份尊贵，雅言一介布衣，可高攀不起。”

“我看你不是怕高攀不起，是怕她……哈哈。”另外一名少年打趣。

七人都是一阵大笑，看向宁雪陌的目光颇为微妙。

宁雪陌原本是想走开的，此刻却微微一笑，一步步走上了凉亭：“黄兄，孟兄……原来你们也在这里，那可真巧。”

亭子中三个男人脸色都变了，宁雪陌就站在出亭口，他们一时也躲不出去，只好青白着一张脸和宁雪陌寒暄。

宁雪陌一双明眸如有水流动，在几个人面上一掠过，仿佛看他们都挺顺眼，尤其是看那位刚才打趣南流韶的黄兄更顺眼：“黄兄，前日一别，我对黄兄那可是念念不忘。”

那位黄兄一张俊脸青白交加，后退两步，强笑道：“宁……宁侯说笑了……”

宁雪陌小嘴微抿，一双眼睛更加含情脉脉：“这可不是说笑，自前日和黄兄相识，黄兄一言一行在我脑中不时闪现……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向他靠过去。

那位黄兄慌得再后退两步，不提防被脚下台阶一绊，扑通一声坐在地上，摔得屁股好不疼痛！

“宁……宁侯……小生……”他吓得话也说不利索了。

胆子真小！

宁雪陌利落转身，不再理他，目光又落在那孟兄脸上：“孟兄玉树临风，倒也是人中龙凤……”

那孟兄脸也微微白了，强笑道：“宁侯夸赞，小生可当不起。”

“当得起，雪陌还从来没见过像孟兄如此特殊俊美的人物。”宁雪陌一双妙目和孟兄的大小眼对视，“孟兄怎么看怎么与众不同。”

拥有一双大小眼的孟兄脸更白了：“小可……小可……”

“孟兄不必过谦，来日雪陌一定在陛下面前为你说上几句好话……”

她话没说完，孟兄俊脸已经青了，连连后退：“小可当不起，小可一堆毛病，宁侯是不知道……”

“呃？你有什么毛病呀？”宁雪陌又向前两步，大眼睛眨了一眨。

“我……我睡觉打呼还磨牙，脚有异味……”孟兄一口气说了自己好几样毛病，一番话说完，宁雪陌没啥表情，亭中的其他少女都情不自禁离他远了一些。

宁雪陌瞧着他，声音温柔：“睡觉打呼磨牙更有男子气概。至于脚有异味……常洗也就是了，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。”

那位孟兄简直要哭了，一横心道：“我还有个爱放屁的毛病啊……”

这次不但其他姑娘退远了，连其他几位公子也跟着退开了。

宁雪陌轻叹一声：“那可惜了……”终于放过他。

宁雪陌目光又转回南流韶身上，她本来想看在南流风的面上放过他，但刚才他那一脸幸灾乐祸的模样，让她有些不爽。

“雅言，你刚才说陪本侯走走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小生……小生忽然脚疼……”南流韶猛然后退一步，坐在凉亭的石凳上。

“脚疼？别是扭着了吧？来，让我瞧瞧。”宁雪陌也坐在石凳上。

南流韶险些自石凳上翻过去：“不必……不必了……”他一抬头忽然似看到什么，叫道，“太子殿下！”

宁雪陌一怔，顺着南流韶的目光瞧过去，身子忽然一僵！

季云凰确实站在凉亭外不远处，一个月过去，他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除了脸色苍白些，已经看不出多少病容。

看到他宁雪陌倒不觉得有多意外，让她吃了一惊的是，太子殿下身边还站着两个人。

一位是南流风，另外一位却是宁雪陌打死也不想再见到的人——寒山月！

这三个人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，这么站在一起，似乎连天上的月亮也失去了光辉。

就在宁雪陌一愣神的工夫，凉亭中的男男女女已经都奔了出去，参见太子殿下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这些人虽然在参拜季云凰，一双双眼睛却已经被寒山月吸引了去，暗暗猜测这位俊美如画、冷淡如雪的青年公子的身份。

季云凰微微点了点头，示意众人起身，目光却落在宁雪陌身上：“雪陌！”眸底隐隐有一些不赞同。很显然，宁雪陌刚刚调戏诸位帅哥的那一幕落在了他的眼中。

宁雪陌冲他拱了拱手：“太子殿下别来无恙，你看上去气色好了许多。”

“这还多亏了你……”季云凰微微叹息，“这些日子你过得还好吗？”他从探望宁雪陌那一次后，就被乐轩帝下令禁了足，以必须静心养病为由不允许他再出太子府。

“很好呀。”宁雪陌笑盈盈，答得爽快：“殿下的伤势如何？可痊愈了？”出于一种医者的本能，宁雪陌伸手就想探测季云凰的脉门。季云凰目光微微一动，并不躲闪。

宁雪陌的手指在他脉门上一搭，稍顿片刻，笑眯了眼：“殿下恢复得很不错！”比她预料的还要好！

她忽觉身上有些发冷，背上汗毛无端竖了一竖。她下意识抬头，目光正和寒山月对了个正着！

寒山月一双眼无波无澜，却让宁雪陌又暗暗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松开了季云凰的手腕。

“这多亏了雪陌你的医术高明呀，救命之恩，永生难忘。不过能痊愈这么快，还有寒山月大师灵丹妙药的功劳。”季云凰轻叹，顺便也为其他人做介绍：“这位便是寒山月大师……”

在场的人自然听说过寒山月的名头，自然纷纷上前寒暄。

说也奇怪，寒山月大师虽然一直静静站在那里，四周悬挂的宫灯也足够明亮，却似乎照不到他的面上，众人看他总像隔着一层云雾，看不清他的具体面目，只隐隐觉得他极美，美得不带丝毫人间烟火气。

他的神情似乎是一直淡然无波，众人和他寒暄的时候，他并不开口，只是略略一点头，便算是回应了。

宁雪陌却不想和他去寒暄，就是这家伙一张嘴，她这扫把星的名头才传得如此响亮！

趁季云凰三人被少男少女围在那里寒暄的空当，宁雪陌悄悄离开，去逛别处去了。

她逛了一会儿，有侍女来请，说宴席已开始，她这才在侍女的带领下走出暖阁，向琉秀殿走去。

那里是这次游园会聚餐的地方，现在大部分人已经赶到了那里。



第十八章 红衣魔琴声

疏秀殿修建在一片水域之中，是一栋二层大殿，与岸边有一道九曲回廊相连。

宁雪陌顺着九曲回廊走到楼下的时候，只见里面灯火辉煌，人影幢幢，映衬着楼下荡漾的碧水，给人一种天上楼阁的感觉。

自有小太监引领她入内，走到门口，小太监尖声喊了一嗓子：“靖远侯宁小姐到——”

原本有些喧闹的大厅内蓦然静了静，宁雪陌走进的时候，正在门口寒暄的世家子弟像被大风刮散，纷纷退向两边，比躲瘟疫还快！

反正这种情况常见，宁雪陌倒也不放在心上。

她目光向上面一扫，发现那位寒山月大师正老神在在地坐在大殿的上首，自己独占一桌，左右有乐轩帝和太子殿下作陪。

这寒山月虽然本事奇葩，但他毕竟是一介布衣，凭什么让皇帝和太子也坐在他的两边？

她这个扫把星的名头就是这货传出来的，所以宁雪陌每次看到他就格外不顺眼，她扫了一眼就移开目光。

其他人都是三人一桌，席位的安排颇为微妙，基本都是两男夹一女。

看来长空国的民风并不是十分封建。这样的搭配无人觉得不妥。

这次游园会本来就是变相的相亲大会，那些有意的主动坐在一起。红男绿女，看上去十分和谐。

因为男多女少，少女们又个个身份不低，所以就算是长相最普通的少女也有两名男子作陪。

今天，每一位未婚女孩都像是公主，矜持地享受着两边男子的殷勤。

早有小太监将她带到一张桌前，那里坐了两位少年，皆容颜俊美，衣履风流，看穿着打扮，身份不低。

这两人举止风雅，行动间自有一种风流态度，在场少年中，这二人应该是佼佼者。

两位俊美少年见她过来，没有像其他少年那样躲避她如躲瘟疫，而是站了起来，和她拱手为礼，嘴里说着客套的话，但眼眸中闪现着豁出去的神色。

很显然，乐轩帝已经提前给这二位压力了，他们才会如此。

宁雪陌按规矩坐在正中，小麒麟自她肩头跳下，窝进她的怀中，两只前爪搭在桌案上，等着开饭。

居然带宠物入席！那两人和她坐在一起本来就十分勉强，此时再见到这只蓝猫，心情更加不爽！

其中一人脾气略大一些，眉头一皱：“宁小姐，此乃皇家宴席，带宠物入席，未免有失体统。”

这两个人虽然和她同坐一席，但身子全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，给她留了好大一个空位，让她这一桌又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。

宁雪陌面上不动声色，淡淡地道：“既是皇家宴席，自然是陛下说了算，现在陛下还没说什么，你是站在什么地位来说这个？”

左边那位公子是礼部侍郎之子，被宁雪陌这一番话噎得不轻：“这……”

“什么宠物？本神是麒麟！”小麒麟不干了，开口就是训斥。

一只蓝猫忽然开口说话，把这两位公子都吓了一跳，两双眼睛都盯在那蓝猫身上：“麒……麒麟？”

小麒麟昂首挺胸：“正是本神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居然将本神看作什么宠物！”

那两人被它骂了，也不怎么生气。如果真是麒麟神兽和他们同席，不但不是耻辱，反而是一种荣耀。

不过他们还是有些不太相信，既然是麒麟，怎么会是蓝猫的样子？

侍郎公子将疑问说出来，小麒麟头一昂：“本神千变万化，自然是想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！本神如果恢复原身，这里岂有你们的容身之处？”

乐轩帝目光微微一闪：“小麒麟，趁今天热闹，你何不恢复一下原身让他们看看？”

小麒麟正因为主人被人冷落有些不满，很想替主人争回一些面子，当下哼了一声，也不推辞，走到大厅正中，身上蓝光闪了一闪，蓝猫消失了，出现在原地的是一头半大马驹大小的麒麟神兽。

小麒麟有着晶莹如玉的鳞片、青玉似的角、大大的眼睛，正在摇头摆尾，看上去又神气又威武。

小麒麟在城中极少现出原身，在此刻个个睁大眼睛。

小麒麟故意在大厅中昂首挺胸地转了一圈，引来抽气声一片。

“小麒麟，你说你会千变万化，你还会变什么？”乐轩帝兴致颇高。

“什么都会变呀。”小麒麟得意，为了显摆自己的本事，它砰的一声又变为一头斑斓猛虎，一声长啸，吓得在场的人一哆嗦，尤其是那些少女，更是花容失色，下意识向身边少年身后躲。

小麒麟变得兴起，一会儿变老虎，一会儿变魔豹，一会儿又变长蟒……所变的都是威风凛凛的魔兽，引起在场众人的阵阵尖叫和掌声。

经过这一场小麒麟走秀，同座的两位少年对宁雪陌的态度总算是热络了一点儿，身子向当中略微靠了一靠。

侍郎之子看了看身边的宁雪陌，目光有些复杂。

小姑娘是真漂亮，还是那种天然的美，非胭脂水粉装扮出来的。

小姑娘大眼睛如水波，鼻子挺秀，小嘴唇形完美，唇角微微上翘，像好看的菱角，身边又有一只整个大陆唯一的麒麟兽。

“宁小姐，有空可到敝府去做客，小可定会尽地主之谊，让你宾至如归……”侍郎之子话里有话。

“哦？”宁雪陌手里转着白玉酒杯，微微挑眉，似乎不太明白他的暗语。

侍郎之子干脆说得更明白些，当然声音也放低了：“宁小姐，你也知道，以你在这种名头，再想嫁个良人也有些困难。本公子看你这样实在不忍心，如果你肯将小麒麟以侍郎府的名义养起来，本公子可以考虑纳了你……呃，鉴于你的名声，做正妻不太可能，不过本公子可以让你做姬妾之首。你也算有了好归宿，宁将军泉下有知，也应该可以放心了。”

他一副为她着想施恩的表情，还有牺牲他一个幸福侍郎家的慷慨就义的意思。

小麒麟听在耳朵里，立即就想翘毛，宁雪陌揉了揉它的脑袋，示意它淡定，歪头看了那位侍郎之子一眼，微笑：“姬妾之首，好归宿……公子这么说是为雪陌着想？”

她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全厅的人都能听到，众人八卦的耳朵全竖起来，宁雪陌这一桌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

乐轩帝微微皱了皱眉，季云凰忍不住怒道：“赵公子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雪陌乃人中龙凤，值得最好的男子对她最好的对待！你这样说未免侮辱了她！”

赵公子僵了一下，忍不住反驳了一句：“人中龙凤？就她？她是千年孤鸾、天煞

孤星啊，谁娶了她谁倒霉，还是个废材，名声又不好……像她这样的人，能有人接收她做小妾就不错了。如不是……”

又看了乐轩帝一眼，接着道：“如不是陛下仁德，见她可怜，想为她找个婆家，谁愿意娶她……”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宁雪陌轻轻拍了三下掌，掌声清脆，全场都听见。

“这么说，你给我个小妾的位置是对我的恩宠了？”宁雪陌微笑，手里依旧转着那杯酒。

既然话已经说开，赵公子索性一昂头：“不错！是本公子心好！”

“可我不喜欢弱鸡呀。”宁雪陌手中酒杯忽然旋转着飞出至赵公子头顶，杯中酒倾下，浇了赵公子一脑袋！

赵公子的功夫也算不错，念力已修炼到五阶，没想到居然没有避开宁雪陌迎头浇下的一杯酒！

他顶着一脑袋酒水直接跳起来，怒视着宁雪陌：“你……你这个废物……你说谁是弱鸡……”

一句话尚未说完，衣领子便不知道怎么被人一把扯住，他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身子已被抡起来，腾云驾雾般飞了出去！

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宁雪陌这一抡，所对准的方向正是寒山月所在的位置！

寒山月眼见一个人体武器朝自己砸过来，只是睫毛轻轻垂了垂，并没有其他反应。

“砰！”赵公子在离寒山月三尺远的地方似撞上了一道看不见的障碍，然后滑落下来，在地上滚了一滚，趴伏在那里，一时起不了身。

这一变化谁也没有想到，个个呆如木鸡，看着趴在那里的赵公子，再看看笑吟吟的宁雪陌，身子情不自禁缩了缩！

宁雪陌拍了拍小手，居高临下看着那位赵公子，淡淡一嘲：“听说赵公子也是位天才，被一个废物扔出去的感觉如何？”

赵公子全身像散了架似的疼，他明明是撞在一个颇圆润的结界上，那感觉却像是撞在坚硬的大石上，撞得他一阵阵头晕眼花，全身关节无一不疼。

他想要跳起来，但四肢酸软得厉害，刚刚强撑着跳起来，双腿一软，又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，再出了一次丑。

头发乱了，衣裳散了，鞋子掉了，赵公子是在蜜罐里泡大的，何时吃过这样的亏？一时又羞又怒又惊。

他一张俊脸涨得通红，瞪视着宁雪陌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到底是什么诡计？”

宁雪陌歪头看着他，目光发冷：“诡计？对付你这样弱鸡崽似的人还需要诡计？”